

法蘭琪

結

一世恩怨
兩段情仇

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16

結

一世恩怨兩段情仇

法蘭琪◎著



希代書報集團

精美出版社◎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結：一世恩怨兩段情仇／法蘭琪著．—
— 第 1 版．—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16）
ISBN 957-716-134-0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7276

結——一世恩怨兩段情仇

作 者：法蘭琪
發 行 人：朱凱薈
執 行 主 編：杜秀卿
出 版 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 3 段 113 巷 25 弄 35 號
聯 絡 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 174 巷 15 號 10F
電 話：7911197 · 7918621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 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152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34-0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結

走不出滄桑的鎖

你的微笑恰如甜蜜的負荷

無悔的付出

只讓兩顆懸著的心更苦

不忍踩疼了傷處

卻更難捨難分

盼那最後一次愛的故事

在你深情的回眸結束

☆ 仇 情 段 兩 ☆ 怨 恩 世 一 ☆ 結

脈脈此情

——《結》出版緣起

眾裏尋它千百度

驀然回首

那人卻在

燈火闌珊處

常常，我們意氣風發地一心前行，卻忽略了身畔守候的人。或許是因為習慣了，便不曾留意，無心中傷人而不自知。

等到身倦了、心累了，回首前塵，才驚覺自己最疏忽的其實最重要。然而，彼時那守候的人或許疲了，不願再等；或許仍深情執著，無悔候一回眸。而你呀你，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。

這是老掉牙的情節了，熟悉到教人覺得無奈，就像故事中的阿賓、莫莉、尚華、文萱、尚琦、天保、昭順，他們守候著自己鍾情的人，或是承受著無怨的真愛。旁人看著或許覺得傻，一旦身陷泥沼，才知不捨不放是那麼椎心的不忍！

你是否也曾因習慣而錯過？當身畔的人走遠了才後悔，那是挽不回的絕望。如果有那麼一雙眼眸，認真地守護著癡心，就別再忽略了；而如果你，你是無怨無悔的那顆心，請勇於表白，幸福總是一縱即逝，又有多少春天堪你一誤再誤？

深深祝福，給天下執迷不悔的有情人！

結

——
一世恩怨兩段情仇



第一章

顧尚琦從來就沒想過自己也會來到這種地方。

「吉娜酒店」的招牌，高高的懸在阿拉伯宮廷式建築的頂端，五彩閃爍的霓虹燈下，掛著一幅巨畫——曲線玲瓏的曼妙女郎，穿著十分惹眼的兔女郎裝，橫臥在棗色的沙發上，一隻手握著裝有琥珀色液體的高腳杯，另一隻手勾起了食指，在召喚著所有注視她的人。紅氾氾的嘴唇，大而狐媚的雙眼，隱隱可見的乳溝，修長雪白的腿。

怪不得在酒店前，連「泊車」都要等，這種視覺誘惑實非一般人所能擋。

就連一向沉穩持重的顧尚華也沒來由的感到一股燥熱。今天要不是奉了尚在病中

的父親的命令，來向蘇世伯慶賀酒店的開幕，這種風花雪月的場所，怕是顧家兄妹永不會涉足的。

在侍者的帶領之下，他們很快的就來到了蘇大燁用來款待賓客的包廂。

「華哥，你怎麼現在才來嘛？人家都等你半天了。」

顧尚華和尚琦進了門，蘇銀珍立刻就迎了上來，親熱的勾著尚華的手。

尚琦一直就不喜歡她，每次見到了哥哥，就好像是蒼蠅見到了蜜似的，糾纏不放。仗著父親的勢力和家裏有錢，動不動就對人頤指氣使的，那張略嫌豐厚的唇，不知教訓了多少她看不順眼的人。

礙於禮貌，尚華不便將手抽出，使了個眼色給尚琦，她這才不太情願的喊了聲，「銀珍姐。」

蘇銀珍這時好像才發現到她的存在，露了大部分的眼白看了尚琦一眼，略微點頭後，便又膩著尚華。

「走，我帶你去見我爸爸。」

一陣刺鼻的香水味仍留在原地未散，尚琦只得趕緊跟了上去。才剛過二十歲的

她，仍不習慣應付這種場面，但是，大她七歲的哥哥則不同。

顧尚華自大學畢業後，就在「顧氏企業」裏當了總經理。國貿系畢業的他，學以致用的分析了國內外市場的攻佔率，也重新整頓了公司的財務狀況，成了顧致遠的得力助手。顧尚華的真材實學，使得公司裏上上下下，沒有人會因為他是董事長的兒子，而對他抱著不過爾爾的看法。

企業界裏也都知道顧老有個玉樹臨風、才高八斗的兒子在傳承衣鉢，許多想攀龍附鳳的人，更是有意無意的將自家女兒推銷出去。過分熱切的結果，嚇得顧尚華在固定的企業聚會中，消聲匿跡了好一陣子。

「爸！華哥來了。」

蘇大煒一直都知道女兒的心事，對顧尚華也就顯得比別人熱絡些。

「蘇世伯。」兄妹倆異口同聲的叫道。

「尚華，」蘇大煒笑笑的拍了拍他的肩，然後盯著尚琦看，又說：「這是尚琦吧！都長這麼大了。嗯！真是愈大愈漂亮了。」

蘇大煒和顧致遠是生意上往來幾十年的朋友，對彼此的家庭狀況也都很熟悉。顧

致遠喪偶之後，父代母職的拉拔大兩個孩子，又要兼顧事業。在這段期間，蘇大燁倒真幫了他不少忙，也因此，即使尚琦不喜歡嬌生慣養的蘇銀珍，對蘇大燁卻仍是存有一份感謝之心。

「來。」蘇大燁說：「介紹一個人給你們認識。」說完，領著他們越過許多賓客，來到了包廂的角落。

角落邊圍著一羣男人，男人羣中站著一個女人。那女人穿著一襲貼身的黑色晚禮服，裸露了大半個背部的剪裁，除了展示出姣好的身材之外，更添了一股風情萬種的美。

顧尚琦立即又把這些男人和蘇銀珍歸為同類——都屬蒼蠅。

蘇大燁走到那女人的後面，嘟囔了幾句，然後挽起女人的手走了過來。只消看她一眼，尚琦便明白那些男人圍著她的原因了，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。

那道濃且黑的劍眉底下，有著一雙清澈無比的眸子，小巧、挺直的鼻梁，纖薄性感的唇，一頭烏亮的髮，鬆鬆的盤挽在腦後，露出一截細膩光滑的粉頸，那雙美目好似會放電般，牢牢的吸引著每個人的視線。

可是，顧尚琦愈看她，愈覺得熟悉。這個漂亮的女人，多麼像她失去聯絡一年多的好友——韓茉莉。

如果硬要找出不同點，只能說韓茉莉美的清新、美的脫俗，好似晨間綻放的百合；而眼前的女人卻是美的明艷、美的冷傲，像朵帶刺的薔薇。

顧尚琦仍在猜測之際，卻聽到蘇大燁充滿愛暱的喚她的名字，並為他們介紹著。「莫莉。這位就是我跟妳提起的顧尚華，也就是顧氏企業的總經理，怎樣？果真是青年才俊吧！站在他後面的，是他的妹妹，顧尚琦。」

她也叫莫莉？！這更加深了尚琦的疑慮，可是，如果是同一個人，她又怎麼會走上這條路呢？尚琦縱有滿腹的疑問，卻仍決定暫且不動聲色的觀察這朵薔薇。

那名叫莫莉的女人，面帶笑意的看著尚華，很大方的伸出了手表示友好，蘇銀珍這才不情願的放開那雙爬藤似的手，同時朝莫莉翻了個白眼，臉上明擺著妒忌。

尚琦知道，哥哥不可能會將眼前的美人，聯想到當年的黃毛丫頭。誰教他們結識當時，他是個忙於課業的聯考生，而她卻是個天真活潑的小學生？！等到她脫離稚氣的年齡時，顧尚華已是離家求學的大學生了。

當莫莉轉向尚琦時，並沒有露出相識的表情，美麗的臉上依舊是淡淡的禮貌、淺淺的微笑，這使得顧尚琦有些兒沮喪，就算不是同一個人吧！又爲什麼會有同名的巧合呢？！

酒會結束後，驅車回家的尚華和尚琦各自懷著心事，尚琦不知道該不該將她所懷疑的事告訴哥哥，即使真是韓莫莉又如何呢？除了痛心之外，她不知還能有什麼反應？人生的道路這麼多條，偏偏她要選擇陪酒伴笑？！

頓時之間，顧尚琦好懷念以前那段單純的歲月，若不是因爲學生生涯結束，她們的友誼是不會畫下休止符的。



一個炎熱的下午，在高三A班裏一片靜默，每位學生都埋首於桌上的英文測驗卷。英文老師好整以暇的看著雜誌，對這些自律性高的學生，毋需費太多心，需要的只是一份信任。

下課的鐘聲，霎時破壞了教室內的靜謐，一些哀怨歎氣的聲音、歡欣雀躍的聲音

繼之響起，吱喳個沒完。

「唉！我最討厭文法了，好好一個句子爲什麼要拆得七零八落？」

發牢騷的是班上的活寶吳德梅，她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，但是大家也都很清楚，這不是個人喜歡或者討厭的問題；在升學壓力的前提之下，讀書已經是一種手段，而非興趣使然了。

「喂！聽說了嗎？班導明天要個別談話，調查上次所填的志願表，唉！志願、志願，但能如我願。」吳德梅的表情和怪腔怪調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只有韓莫莉是蹙著眉頭的，她繳交的志願表上是空白一片，她清清楚楚的記得古基成告訴她的話——

「供妳到高中畢業就該懂得知恩圖報了，還想唸大學？別天真了。」

她的繼父粉碎了她一切的夢。

顧尚琦是韓莫莉唯一知心的朋友，她拍了拍莫莉的手背，眼底盡是關懷與支持。

對於莫莉的事，她也相當遺憾，莫莉的聰明才智恐怕只能用在社會大學了。

「莫莉，我真的可以讓我爸去和妳繼父談的。」在回家的路上，尚琦又一次的詢

問著莫莉。

韓莫莉依舊只是輕搖著頭，悵鬱的臉色讓人看了心疼。她心裏明白，這不是口頭談談就能解決的。古基成嗜賭如命，那種貪得無厭的賭徒心理，在沒有給予某些利益的條件下，就休想與他達成交易。而，一旦被古基成咬住了，那將會是一個很大的麻煩。

即使她和顧尚琦再怎麼要好，也不能連累了顧伯伯呀！

心中的落寞，在回到那又舊又小的家中時，轉化成一股憤怒。

油膩的飯桌上，散置著幾瓶空了的米酒瓶，摔碎了的碗盤和剩餘的菜餚，把地上弄得一片油漬，八成是古基成又發酒瘋了。更令她嫌惡的，是房間裏傳出伊伊唔唔的聲音，偶爾還混著幾聲尖叫和三字經，她知道，他們又在做那種事了。

她記得在她國一那年，古基成揪著她的頭髮，將她五花大綁的綁在椅子上，酒氣沖天的貼在她耳朵旁說：

「妳不讓我碰妳媽，我就偏要糟蹋給妳看，順便學著點，等妳長大了……嘿嘿，妳也可以伺候我呀！」